

# 香港跨性別社群發展與歧視個案研究

陳文慧

## 1. 前言

香港的第一宗性別重塑手術在1985年進行，那是一位男變女跨性別人士，估計至今經香港公立醫院體系進行性別重塑手術的跨性別人士接近一百人。事實上，本港跨性別社群還包括易服、雙性、待進行性別重塑手術、只服用荷爾蒙療法、或其他不認同自身生理性別的人士。

表面看來，香港暫未出現跨性別運動(transgender movement)，不過跨性別社群卻存在已久。本文以質性研究(qualitative study)，以個案研究的方法了解跨性別活動組織者的情況，包括其策劃經過、發展策略、潛在發展能力、權益爭取之意識、個人及親友的支援及與參與跨性別社群的歷史等。

本文從與組織者的訪談中，觀察及分析香港跨性別社群之發展模式，包括：（一）互聯網組群及討論區、朋輩互助小組、及由跨性別人士自組的非政府組織。（二）探討在跨性社群中，男跨女跨性群體之發展又比女跨男為何更見成形，在互聯網群組或跨性別團體組織方面，兩者發展為何漸見距離。及（三）探討跨性別社群發展及組織方向，與跨性別人士個人遭遇之歧視及生活困難是否有相互關係，如建立不同性質的網絡群時，會否協助他／她們從網絡中獲取資訊和資源，能否增加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比社群之發展目標，本文同時對照個別之跨性別人士被歧

視個案，探討跨性別個人的具體生活處境、受歧視之情況、生活策略、潛能、其對處境的主觀判斷和抉擇、權益意識、個人、家庭或社區支援網絡等等。兩部份亦嘗試互相印證比較，以了解群體之發展方向與個人遭遇歧視，兩者間的關係；如社群發展時，組織者的方向，是否與個人實際遭遇有相互影響。

## 1.1 研究方法

訪談在2010年6月至7月期間，共八個訪談個案，均是跨性別社群當中的組織者或活躍之活動策劃人。訪談主要了解這些活躍份子的策劃經過及與參與跨性別社群的歷史，亦特別留意其與社群互動之變化。

在選取個案方面，本研究的八個個案都曾參與主動策劃跨性別活動一年或以上，並在跨社別社群相當活躍，這裡指的跨性別社群包括互聯網及現實世界，他們的性別認同不一定為跨性別人士，詳情可以參閱表一「受訪者個案簡表」。訪談以面談為主，以他們組織跨性別活動為起點，談及他們的看法、經歷和感想。全部訪談均在香港完成。

## 2. 文獻回顧

### 2.1 誰是「跨性別」？

跨性別(transgender)之定義發展，與近代文化建構息息相關。在早期，變性經常被形容為「被困在錯的身體內」(trapped in the wrong body)，意指身體與性別錯配。被稱為「變性學之父」的Harry Benjamin是如此定義變性(transsexual)的：「這是一個性別角色的現象，即…一名生理女性感覺自己是一名男性，並希望

改變性別，在過去是比較罕有的，但在近代被心理學者常稱為『完全性倒錯』(total sex-inversion)」（轉引自Rubin 33）

根據Henry Rubin的敘述，Harry Benjamin認為過去臨床醫學一直對變性未有完整的圖像，或歸納為其他類別之內，如「性倒錯」。當年，性(Sexuality)仍然與天生的身體性徵緊緊結合，因此如果大腦的性別與身體的性別不吻合時，這種異常就是性倒錯了，例子包括同性戀、穿著異性服飾等。直至1969年，Harry Benjamin進一步指出這種異常表現可被視為性、心理性別、生理性別的部份出現異常所致。Harry Benjamin這種解釋帶來非常突破性的發展，因為他沒有遵循傳統的精神醫學歷史模式，他指出變性(transsexual)必須經過詳細診斷及診治出來的，因此即使有人覺得其身體性別與其思想行為不符合，仍有機會不屬於變性(Rubin 33-34)。

《性別多樣化》作者Vanessa Baird指出，跨性別是一個集合名詞，還包括更多性別多樣的事實：「女變男和男變女跨性別者、易服、雙性人(intersex)、過著和生理性別不同的性別生活，卻未曾採用任何方式去改變其生理性別的跨性別者、還有曾透過手術和荷爾蒙治療而達到完全或部份的變性人、或僅以荷爾蒙療法去改變性別的人。……還包括不同性取向的人：同性戀、異性戀和雙性戀。另有一些自稱『男變男』或『女變女』<sup>1</sup>的人，來反映他們內心深處的對自己所認定的性別感覺，不在乎社會或生物上的認定剛好完全相反。」當然，可以包括在內的性別身份實在太多了，還有同時認同兩個性別的、不認同任何性別的等等。

<sup>1</sup> 即Male to Male (MtM) 及 Female to Female (FtF) 意指當事人認同自己原本是男性（或女性），而轉變性別為男性（或女性）。用意是在一此確實其內在性別，而否定「生物決定論」。

這一個包含眾多性別的定義，也正好說明，跨性別是一個相對模糊（相對非跨性別者）而複雜（相對其組成的成員）的概念。研究也因此同時集中在兩個層面的對比，即跨性別社群當中，不同性別身份人士的關係及主觀意識；以及跨性別對比非跨性別，在主流社會的邊緣經驗。

## 2.2 跨性別社群發展

社群發展主要來自社會心理學的「社群意識」作研究方向，即主要集中在社群之經驗，而不是指社群之結構、型態或定位等外在特徵。

心理學家賽爾森指出社群心理意識是：「對於其他人有類似的知覺、與其他人交互相依、藉由給予或為其他人做所期望之事而有意願去維持交互相依，並且是一部分較為可靠及穩定的結構的情感」（引自維基百科「社群意識」條目，2011年7月）。

而McMillan & Chavis則認為社群意識由四個部份組成，包括會員關係、影響力、交換會員間的支持、分享感情聯繫等。其中會員關係指個人得到社群內不同會員的共識及接受後所產生的認同感，這包括了透過邊界劃清、感情上的安全感、個人投入感、歸屬感及識認，及共同象徵系統等。

在這裡的分析，社區發展是一種集合力量的方法，當中的成員從而互相依賴，改善生活。社區領袖與社區發展的關係緊密，領袖的風格亦影響其成效，讓一群原本互不相識的人發揮集合的力量。領袖如何行動，如何發展，同時亦反映著當事人背後的一套理念及價值觀，比如如何看待跨性別者、易服及變性人等。

## 2.3 互聯網對跨性別社群發展之重要

本文提及的社群發展之中，使用互聯網上的虛擬社群作為

發展空間，出現在每一位受訪者的經驗之中。為何互聯網對跨性別社區發展如此重要，除了由於可以隱藏真正身份而不需要站出來外；曾經研究跨性別運動與互聯網發展的美國學者Eve Shapiro指出，有兩個重要原因協助跨性別社群組織起來。第一是互聯網可以減低發展時的成本、而且回應迅速、更有效將資訊發放；第二，互聯網可以作為一個促進聯繫、發展集體身份、及推動將來發展的一個空間。互聯網亦成功將跨性別議題帶到公共空間，簡單以關鍵字就能搜尋到數萬頁資料。不過Shapiro認為單靠互聯網並不足夠，因為在推動跨性別運動時，實體的辦公室及聚會場所，是非常重要的(165)。

關於跨性別的身份建構，Shapiro指出，在使用互聯網之前，任何關於跨性別的資訊都是來自醫生（或醫療體系）及極少數的跨性別互助團體，換言之，跨性別被病態化、及需要接受治療等概念，都是由此而來的，其身份也是由這些主流意見所建構。但當使用了互聯網後，跨性別社群有機會得到醫生以外的資訊。互聯網從此成為得到資訊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渠道，跨性別社群能夠認識其他圈中人、舉辦活動、學習相關醫學知識，甚至挑戰精神醫學。因此跨性別之多樣性，去病態化，去治療化等概念，可以說是藉著互聯網而集體建構及散播開來的(171-174)。

## 2.4 社會排斥

對於邊緣群體所面對的社會歧視及不公平現象，有些跨性別群體將問題個人化，也有些群體視之為社會制度化的歧視。黃洪在研究邊緣勞工時指出，年紀大、低學歷低、收入的邊緣勞工普遍遇到工資少、工時長、工作不穩定。「邊緣勞工會感到本身被排斥，被主流視為異己，而邊緣勞工很多時會認同自己是某一邊緣勞工的社群如新移民、失業婦女勞工。」

邊緣勞工遇到社會排斥，這不僅是一個現象，更是一個過程，而且當中的社會因素會相互影響，導致惡性循環。黃洪認為：

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指一些持某種社會特徵的群體，如性別、族群身份、殘疾、年齡等，因現行的社會制度的不健全，使他們長期難以融入所居住和工作的社會。社會排斥是一個多元的概念(Whelan and Whelan, 1999)。它不單指在經濟資源上的長期匱乏，還指在社會關係上、心理上、政治參與上和文化上的長期匱乏。因此它比單單指經濟資源匱乏的貧窮觀念更為廣泛。可是社會排斥一概念明確表明，無論經濟、社會關係、心理、政治參與或文化上的長期匱乏，並不是因為個人的缺陷或個人的不幸，而是結構性的、社會制度性的，這些匱乏並不能只靠在經濟領域上作出補救而能解決。」

## 2.5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被學者定義為「社會組織之中的網絡、規範、互相等，當合作時可以帶來共同的利益。」(Putnam, "Bowling" 67)這個概念多用作研究某些人或機制如何積極或消極地參與社會或經濟，亦能作為一個指標，驗證那個社區或個人是否帶來潛在的正面或負面結果。

跨性別社區組織者，其社會關係構成社會資本。黃洪在研究邊緣勞工時指出，從個人或微觀的角度出發，社會資本是指個人透過與他人的社會聯繫(social tie)而獲得的經濟資源、資訊或機會。從社會、團體組織或宏觀的角度出發，社會資本指一個社會或組織透過組織之間或社會中的規範、網絡與信任來促進集體行動去實現共同利益(Putnam, *Making* 167)。無論如何，正因為社會資本是源自人際關係，其根本存在是集體性的。Putnam在*Bowling*

*Alone*一書中認為，一個人的社會資本可以從他／她所擁有的社群網路來描述和量度。社群可能是同一家公司、同一個俱樂部、或者只是在某一個餐會上認識的人。故此社會資本是指借助於所佔據的社會關係網絡而把握的資源、財富、資訊或機會。一個人的社會資本愈多，能動員的資源就愈多，在生活和工作上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更強。

## 2.6 小結

跨性別的模糊及複雜性增加了跨性別社群的多元化。當組織者組織及發展該社群時，其發展路向可以預計同樣會是複雜而多變的。而如果組織者嘗試將其約化或歸一，或將之分類或分隔，便可能無法顧及或回應跨性別原有的模糊及複雜性。

跨性別的定義源於精神醫學、醫學、生物學等科學發展，過去七十年，跨性別群體均聽由醫療體系去定義自己，直至互聯網的發展，女性主義及性別研究的崛起，增加了跨性別社群的再思空間，他們開始握回自己的定義權及話語權，甚至挑戰醫療體系，提出另一套（或多套）說法。

跨性別社群組織者面對風起雲湧的變化，以及主流社會的邊緣化及排斥，是否有機會藉著社會資本，去解決或協助解決問題呢？這正是下一節，嘗試透過訪談個案欲尋找的答案。

## 3. 跨性別社群組織者之經驗

在訪談的八個個案當中，以八個不同範疇作出分析。首先將會介紹個案如何定義跨性別，透過互聯網的使用如何進入社群，個案如何定義跨性別與其如何組織社群有互為因果的關係。

透過不同的事件及經驗分析，呈現跨性別如何逐步被推向邊

緣化的困局，有人嘗試以不同方法解決困局，比如透過自我的調節、或集合社群的力量、甚至主動出擊，推動社會改變。

最後指出，跨性別社群遇到的歧視及邊緣化，並非個人問題。社會排斥現象來自整體社會制度化的歧視，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跨性別被長期剝奪社會資源、人權關係及權利，以致造成心理匱乏所致。

基於社會資本理論，邊緣社群需要透過建立一個互信、互惠的合作網絡，才可以有效交換資訊、互相支持及增加解決問題的能力。最後，個案將就此表達其對將來發展的期望、對解決問題的主觀意見及感受。

### 3.1 跨性別的多樣性

受訪者如何了解跨性別、變性、易服等，對於其組織活動的方法有重大影響。有一些受訪者對此的認知很清晰，三者均有明確的界線：

參與跨性別社群達十年的跨性別女性Lennie指出，「TS（意指transsexual）是希望透過生理上的轉變去改變一生；而TG（意指transgender）是一群對變做一個女性的意慾不太強烈，不一定做手術，以打扮行為去滿足心理上變做另一個性別的慾望」。當時跨性別社群內的前輩們認為「那些做了手術跟未做手術的已是兩碼子的事，又或者他們認為cross dresser 是變態的及只為滿足性需要，transsexual 則被視為對性別認真，在圈內受到較多的尊重」。另外，對於性別表現亦相當有範規性：「那個時期一般要求裝扮得很像，例如要很像女孩子的聲音，變性後要身心同時做一個女性，做手術追求傳統的像真度是否高，那些不pass的（不像女性的）會受到圈中人歧視的。另外，陰柔的聲音之餘也要求

賢良淑德，要滿足社會對一個女性的要求標準。我覺得是源於當是時的圈中人學歷不高，通常都是中小學程度，所知較少，對自己的要求也很死板，很狹窄。」

Zila自2002年開始積極組織活動，迅即成為網站CD Family的發起人之一，這個網站很受歡迎，高峰期同時有三百多人在線，亦為會員成立「會所」（受訪者對他們租用的地方的簡稱，是由會員共同租用，作為扮裝、儲存女性衣物及聚會之用）。Zila自我認同是易服，他指出：「非傳統性別定型就是跨性別，TS是男變女、女變男等身體上有改變的；TG是指準備做手術的那一群，心理上已經融入了另一個性別，是一個較含糊的組別。Shemale這個性別很獨特，他們有女人的身材，但下面多了一些東西，TS又不對，也不是CD（意指cross dresser）。而CD就是休閒時會換衫，是一種興趣，要做另一性別的靚，類似戀物。還可以分幾個類別：包括角色扮演cosplay的，有人鍾意扮作漫畫人物，原因是沒得解的，有人鍾意扮作艷舞女郎，有人扮作學生，有人扮作OL（意指辦公室女性）。」

自我認同是男性的Joe，已經進行性別重塑手術近十年，近年仍然積極接受傳媒訪問或到大學分享。他對於三者的界定亦較簡單直接：「TS就是變性人，而TG是中途的那一群；至於易服，通常指男人的，他們未必憎恨自己的性別，有些也很接受的。你知道，捱幾刀（指忍受手術的痛苦）不是人人能接受。跨性別是近年才流行的字。」

但也有概念較為模糊、字義包含更多不同可能性，對於跨性別、變性、易服三者能夠容許互相影響或跨越界線：

原生性別是男性，現在認同自己是女性的Cat，近兩年積極在圈內組織聚會，這樣看三個概念：「我也只是出道了一兩年，

跨性別不是太清楚，TS是做了手術的，TG是正在看醫生及準備做手術，CD是易服。我覺得CD有很多人，但都藏起來。」

剛於2009年進行性別重塑手術的MoMo，表示「我覺得跨性別是指男、女，及男接近女、女接近男、或男與女中間的那一群人的一個字，可以是男變女，女變男，或者偏男多點、偏女多點，是一個不定詞；以及對自己性別很疑惑的人。至於TS，我不懂分辨，或者不懂TS和TG的分別，不太懂細分，其實TG和TS沒有特別需要細分的。而CD，在坊間會稱為易服，或者他們不會有一個改變性別的需要，主要是透過服飾上演繹。」

以非跨性別身份發展跨性別社群活動的煒煒，現在是女同盟的幹事，她對於跨性別的看法亦較為寬闊：「跨性別是對於自己的性別認同，與主流性別不一樣。性別的定義有很多種，比如通常包括易服、變性、bi-gender、gender mixed...這個列陣應該很長，都可以是跨性別。CD是易服，有一種特性是part-time的，CD和TG很難界定，CD雖然是part-time的，卻又可能在生理上渴望有一些改變，不過少一點。CD也可以是一個性別，香港社群不會有自己的性別定義，（成為）CD的門檻較低，如一年穿兩次女裝也可以。」

Sam Winter於2002年成立跨性別平等與接納行動(Team)，他也為三者作出了一個有趣的解釋，正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跨性別是一個集合名詞(umbrella term)，包括TS、CD和任何不確定性別的人。TG的自我認同為另一性別，而TS則打算改變身體的，屬TG的一部份。至於CD，他們很滿意自己是男性的身體，穿女裝純為開心；當中也有一些認同自己為女性，不過卻要穿男性服裝上班，所以他們是TG，但工作上是CD。」他認為「跨性別社群的組成就像一個金字塔，最多人感到不快樂是源於

出身時的性別，我會說大約每300-500人當中有一人在這一層。」

社群當中成員之間的社群意識，與成員彼此間有多少聯繫、能否有效交換資訊、互相支持有直接聯連：

跨性別女性Joanne是跨性別資源中心的發起人之一，她估計跨性別人口佔總人口的1%，「而會走出來與其他人接觸的更少。在2003-2005年間，當時大家沒有演化出TS的定位，大家沒有太大的身份認同，差不多全部都覺得自己是CD，後來有人開始食藥（服用女性荷爾蒙）、或計劃動手術，便算是TS。不過TS比較女性化，而出來參加活動的CD，由於平日易服的機會較少，因此活動都著重在可供易服的機會上，不過有些TS對男性化性格的CD有抗拒，比如他們玩槍或穿著男性服裝等。在活動中，CD總是談如何化妝扮靚，其實TS的話題較著重內心，以女性的溝通模式，多些機會討論日常生活等。」

跨性別社群之不可見，與站出來的壓力有很大關係。Zila指出：「社群只是冰山一角，見到只有十分一，大部份是潛藏的。社會有多少人很難說。大部份人是也不會告訴你。這個圈子應該很大，從這十年發展的潛力來看，可以是很大的。」MoMo認為跨性別「算是隱蔽一群，很少數，社會給予好多壓力，所以大部份為保護自己而隱蔽起來。上網睇過很多研究，知道人數不多，相對於（主流社會的）人口，這個圈子不大。」

Joe形容這個社群是「一盤散沙」，其實如果不再提起他也不會想談，因為其實沒有人想再提起。以他所了解的，在香港接受性別重塑手術的男及女變性人約有一百人左右，他認識其中三分之一。他認為大部份的活動都只限於CD的，TS和TG的都較少。

Cat曾經組織了十數次聚會：「年紀最大的四十多歲，最小

的約十幾歲，但未夠18歲的我就不太想接受他來參加了。總之場內就不能有不合法的事發生，離開了我也不能負責任啦。至於找性伴那類，我覺得都很正常。上一代多數在家中聚會，而且是互相很熟稔那種；現在呢，都可以出來咖啡店聚了。從朋友口中都會知道很多資訊，比如以前我不知道香港可以進行手術，那裡可以磨平喉核、效果如何等。」

但，即使自身感覺跨性別社群有多大或多小，相對於所謂主流社會，受訪者普遍認為跨性別社群顯得被邊緣化，甚至容易被病態化：

十多年組織同志運動經驗的焯焯，認為跨性別這個社群，其隱蔽性遠比男女同志更高。「相對主流社會，跨性別社群絕對是邊緣化的，因為都見不到他們的存在。例如主流媒體都會報導同志，無論報導是好是壞的，但你看娛樂圈不會傳那一個藝人是CD，彷彿社會根本看不到他們。比如Mc Jin（一名香港男歌手）早前跟MoMo做了一個電視訪問，之後他好幾次在不同的場合提起，能夠跟變性人做訪問是非常難得的，可見對於一般公眾，能親眼一見變性人的機會罕有。對於跨性別的歧視情況，遠比男女同志社群嚴重，我覺得起碼高出五倍。」

Joanne指出「看不到有甚麼方法可以令社會接受他們（跨性別社群），他們大部份人都是自己歧視自己的身份，比社會對他們的歧視更嚴重，他們不覺得社會可以接納他們，亦不覺得有甚麼可以做到。」

### 3.2 沒有互聯網，就沒有跨性別

焯焯認為沒有互聯網便不會有這個社群，可以說不懂上網便不能成為社群中的一份子社群，「我現在的易服女朋友，都是為

了上CD Family和其他姊妹聊天，才在家中買第一台電腦。她說沒有電腦，就沒法認識其他朋友。」

對於大部份受訪者來說，第一次接觸跨性別社群就是透過互聯網。Joe認為關於女變男的變性資訊，特別是中文資訊，非常難找。於是他自2000年開始在網上瀏覽相關資訊，利用了所有的網上搜尋器也只找到一個，還是英文的私人網站。然後透過網友的介紹，輾轉認識其他CD朋友，還包括Louise及Zila及後來的Joanne和Lennie。2006-2007年間，擔任TSense.org（現已關站）當中「鐵漢豪情 ~TopGun Talk FtM 討論區」的版主，TSense.org當年的定位是「第一個香港跨性別（變性）論壇」（相對於當年有CD Family、cdgal.com（現已關站）、CD Paradise等以易服變裝為社的討論區），Joe指出他的工作，主要負責解答問題，包括使用男性荷爾蒙、如何轉介至精神科醫生等。可惜由於管理人員太忙，現時該網站已經關站。

Zila自2002年開始瀏覽cdgal.com的forum：「那裡的主題說明是CD的，那時也有30-40人經常參與討論，而且當時只得這個網站。那裡的人討論很多題目，包括扮靚，有一個topic很多人談論，就是約出來CD，不過總是不了了之。終於有一位稱為W小姐的，狠下心腸要搞CD聚會，不論有沒有人參加，他自己一個也會去。他在西貢租了一間渡假屋，有7-8人報名，包括我，最後也有6人參加，這應該是第一次。節目很簡單，就是帶了自己喜歡的女裝衣服到那裡扮裝和拍照。我們準備好足夠的糧食，入了屋後關了門，就盡情穿著帶來的衣服。很多人已經忍耐了很久，甚至一生中在自己的家門外第一次CD。」參加過後數天，Zila便是一個旺中帶靜的地區租下了一個七百多呎單位，那裡交通方便，看守員是外籍人士，很理想地成為了CD family會員的「會所」，

方便更多的聚會。

Zila其後開設的CD family網站，成了瀏覽人數最多的網站，也成了很多受訪者第一次接觸這個圈子的起點。Joanne在2003年從互聯網搜尋跨性別的資料以了解自己，找到了有關易服的圈子，就是CD family，現在Joanne相熟的跨性別朋友都是從CD family認識的。年紀較輕的Cat，2007年時從一名男同志朋友口中得知cdgal.com，從而尋找到CD family，「我才知道有這一類人，原來也不是太難找，為數還不少呢。最初在此認識了的網友都透過msn聊天，漸漸熟稔後也會聊一些感性的事。最初我以為自己很慘，後來認識人多了，才知道自己很幸福，樣子雖普通，但聲音像女生，而且家人朋友都接受，這些東西我沒有怎麼爭取也得到了。」

2002年後，除了cdgal.com及CD family外，還有一些其他網站成立了，使得社群更活躍，Lennie指出「互聯網對這個圈子十分重要，資料多，因為這個圈子很隱蔽，多數家人反對，故上網找資料。跨性別都是選擇人來認識，會以身型、外表、是否CD等去選擇朋友。」她也做出了如此的比較：「九十年代的跨性別社群還不太成形，我最初都參加像香港十分一會或Horizons這一類同志團體，但發現感覺不一樣，不太對勁。2002-2003年間，Sam Winter的TEAM，及CD Family網站，到了2003年，覺得自己其實不是gay，想做女仔角色。便從網上打一些關鍵字找到CD Paradise網站，然後接觸到當中的會員，參與聚會。當時TEAM有一位外藉TS人士叫Jessica Park 主持的聚會都很舒服，打打英式桌球喝點紅酒，很free，也很middle class。當時以西人為積極組織活動，有些人是從外國回流的專業人士，或在外國做完手術的，他們一般較中產及受過良好教育的，而且都比較低調。而當時以

CD及TG為主的CD Family網站，則相對較草根的。」

作為CD family及CD Paradise的網主，Zila則從網站內容作出分析：「貼圖區是最受歡迎的，這些年來，其實看這個區也看到人的心境轉變。比如初期的貼圖，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室內拍攝的；然後發展到都在某些沒有人的公園，在很晚的時間拍攝的，但那已經有進步嘛，有夜景呀。後來大家開始鬥了，比如你說下午三、四時在裕華國貨門口（即九龍佐敦區一處熱鬧的中心），我就會找更多人的SOGO（即香港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口拍攝。」從貼圖可以看出一個群體站出來的程度吧。對於不同網站，Zila有如此分析：「前代的cdgal.com主要是校服易服的，聽說版主是一名中學生。後期的CD Family和CD Paradise都比較成熟，接受不同的人士在此交流。」

### 3.3 個人就是政治：只是想為我們做點事

女性主義者經常強調「個人就是政治」，用意是提醒在私人領域上的私事，往往與公共空間的權力息息相關，性別議題都是切身關己的。Zila在訪談之初，被問從前的易服人士的狀況時，曾經說了一句生動的形容詞：「那時（易服）未過中秋都不會出來呀」，意指由於中秋過後可以穿較多衣服，易服後外出比夏天安全，亦同時指出容許聚會的地方或機會實在不多。Zila提及當年決定租下「會所」及開辦CD family網站，都是因為讓大家可以互相支持這個最基本的需要：「那時我人到中年，起碼我和W小姐在經濟上及時間上都負擔得起，有理想，便想將這班人組織起來，社群可以有多些接觸。租下會所後，我那時很樂觀，覺得這個社群有很多人，大家分擔租金，應該不會賠太多。開了會所後立即在cdgal.com的討論區發帖，由W改了個名字叫HKCD Family，就是一家人的意思。不過發表後兩天，那個網站的伺服器

器當機，我們想到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網站也很危險，因為這班人只能在網上找到，立刻找朋友建了CD Family網站。」

MoMo則由於從前都沒有認識和自己相同的人，因此很長的一段時間，只有自己一個。因此在2007年頭參加了女同盟當時舉辦的「跨性別工作坊」，認識了一班跨性別朋友。2008年亦參加了TEAM的2次聚會，包括一次新春團拜。就這樣而認識了其他受訪者，如煒煒及Sam Winter等，經他們轉介開始在不同的大學內與同學做分享，接受電視、電台、雜誌和報紙的訪問也有十數次，2008年7月成為跨性別資源中心的七個發起人之一，現在基本上身邊的朋友、同事、家人，沒有人不知道她的身份，而且大家都接受。為何要接受那麼多訪問呢？MoMo表示「我想這個社會認識跨性別，那只是天生身體有毛病，而我作親身示範，教育公眾跨性別不是洪水猛獸，有助推動社會進步，教育大眾令到圈內得益。記得那個電視訪問出街後，走到街上也有一些人認出，有人走來說同情；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女生，突然走來捉住我的手，說她很支持我，她身邊的人也支持我的。我覺得新生代較易改變（指負面看法），但上一代就較難了。」

### 3.4 Louise之死：歧視太大了

2004年9月，Louise在自己的家內燒炭自殺身亡（〈易服癖男子變性無期〉），此事驚動了整個跨性別社群。Louise一向是社群內的活躍份子。他在死前曾被壹周刊偷拍其工作時的男裝照片，及刊登了從互聯網上未經他同意而下載的女裝照片。報導出街後，即被老闆解僱，圈中人大都相信他的死，是由於這種種帶來的打擊所致。曾認識Louise的受訪者，都對此事加以防範。

Joanne表示，「Louie是很多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如唱K、深圳外遊等，他是圈中名人，自從他自殺後，自己也很害怕被傳媒

發現及公開身份，因此立即在那些網站上刪掉了自己的相片，也有數年不再上CD Family網站。」

Joe多次強調不想被「踢爆」（即拆穿）自己的身份，而Louise的事件正是被歧視所害。「我又要開飯又要養家，上了年紀，壓力比較大。如果不是，當年Louise也不用死了。因為真是會影響很大，出面歧視太嚴重，除非你是老闆。」

Zila表示當年的會所也曾經因為Louise而有所影響，原來Louise在網上認識了一個網友，後來才知道原來是記者。「話說那人來（會所）拍門，說他是那個傳媒的記者，很多會員都知道了此事。由於會所的位置不算是太穩蔽，這班會員突然變得事事都反應過敏，大家換衣服時都會看看窗簾有沒有關好。可能有事發生就令大家都很害怕，放下了這個興趣。漸漸地，有些會員沒有再交租，而且消失了。」

Sam Winter也認識Louise，當時知道了他和男友感情出了問題，而且又被傳媒突然曝光，一直都很擔心。「那時我使用電郵和電話聯絡他，也不斷叫他來參加TEAM的活動，可惜他一直沒有來過，然後他就死了，我覺得好像沒有甚麼支援給他。」因此以後辦活動都會很小心，因為沒有人希望像他那樣，被傳媒曝光。

新一代的年輕組織者Cat也有類似的經驗：「上一代的前輩說很難叫人來參加聚會了，因為以前有雜誌被拍攝出來，弄到人家家散人亡。所以我也做好安全措施，叫他們放心，比如把帶來的袋子集合放在一旁，如果有針孔影相機都不能拿出來拍了。」

Lennie則以此作為激發點，籌組了「性? 無別!」(Gender Concerns)這個團體：「對比同志運動，跨性別運動似乎不很完整，只是有些事件的出現激發行動，例如2004年有兩個跨性別

人士受不了壓力自殺，我們便出來做些事，於05年成立Gender Concerns。當時有熱線電話、宣傳小冊子、學校講座教育等，有介紹跨性別的手術讓同路人得到更多資訊外，也讓別人知道跨性別者面對的壓力及所有的不公平待遇。自己當時比較方便出來組織活動，因為剛好辭了職，又面對朋友自殺，自己遇到歧視，希望透過傳媒報導改善情況。」

### 3.5 新會員之驗證

社區之中的會員關係，其實是指個人接收到團體成員的共識，所發生的認同行為。其中一個行為是設立邊界，透個一些象徵意義的行為，作為會員及非會員的分辨方法。當邊界愈明顯，即表示非會員更不能受到尊重而且較不易受歡迎。在跨性別社群，界定對方是否圈中人，不單是認同的表現，同時也是為了顧及其他參加者的需要。

Lennie對於圈中人的邊界有其意見：「我覺得外國人較開通，中國人則愛排資論輩。我於圈子也認識很多人，MTF辨認自己人的方法，愈pass<sup>2</sup>就愈受歡迎。我覺得他們都很表面，pass便受歡迎，不pass便受閒言，只與靚女與否有關，跟教育程度無關。尤其是CD，以前聽說很難和CD做朋友，他們都很現實，總之見到靚女便會追求，打扮得不好看的會感到自卑。男變女跟女變男比較，女變男的朋友認識較多，她們都是pass和pass一起，不pass的有自己的圈子，例如喜歡瘦的CD會一齊，低調的又會走在一起。當他們做回男人便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專業，但回到CD的層面時，又會變得只追求外表的低層次。」

當組織活動時，Joanne表示，對於有真人接觸的活動，就會

---

<sup>2</sup> 編按：Pass就是「扮的很像」

有甄選確認的過程。這種分辨過程，可以是由舊會員約見新會員，又或是在參加時需要提交更多的資料。焯焯在2002年時組織第一次易服變裝宿營活動時，都會在活動前跟參加者有一次會面，還要填寫一份四頁紙的表格，及要求入營後要全天候易服。為甚麼呢？「因為有些人是純來八卦的，那就很影響真正的參加者了。而且所有活動都希望全部人一起參加，共同進退。最後退掉了二人，就是因為他們不能在營中24小時易服。其實填寫那些表格也是很低的要求，只是希望他們能思考自己的性別。」這種模式在女同盟組織跨性別工作坊時，同樣用上，用以分辨八卦或純為交功課寫論文的學生，讓真正的參加者能安心參與活動。顯然這種分類方法，只是分辨對方是否跨性別人士，而非分辨對方是易服或變性的打算，焯焯從組織角度去分析：「CD是盛載著跨性別社群的，因為社群的上層和下層的人較少，沒有了CD很難組織起來，好似很多TS的MTF都會和CD混在一起。而很多FTM在最早期都會在女同志社群當中找到。因此他們都是屬於跨性別社群的，都會歡迎他們來參加。」

Joe提及FTM的聚會時，都指出「通常都不會預早約定，大部份都是突然約好的，以防止有記者入侵。」Sam Winter表示，TEAM的新會員只能由舊會員轉介，或需要經過舊會員面談確認，因為是要分辨那些記者出來。Zila開設的會所，由於是實體的中心，亦有一些措施以分辨新會員：「因為要分辨那個人是否真是CD，第一次上來前通常要接受一對一的interview，主要是問他關於CD的個人經驗，因為CD作為一個興趣，都有它的知識。問他一些基本知識看是否能對答，例如有甚麼衣飾在家，可否帶上來看看，帶你的bra上來看看，CD都會懂一些女人衣服。不過有心來的其實逃也逃不開。」Cat舉辦了數十次活動，對於每位

參加者也會親自聯絡，「我會跟每位參加者花10-15分鐘在電話中交談，如果對方不是CD其實是假扮不來的，因為我會問他一些圈內問題，例如CD了多久，有沒有考慮做手術等。第一、二次舉辦聚會時，特別要求所有參加者一定要完全易服，因為怕有記者。」

### 3.6 社群內的支持與排斥

從受訪者的內容可見，邊界的設立是重要的，尤其在於分辨對方是否自己人或侵害者。當成員都接受了邊界的建立時，成員間的互動促進交流，對於社群的意識漸漸提升，成員就會開始投入感情或物質，從而帶來歸屬感。這種關係是互維互動的，受訪者曾經是會員時，投入了感情和物質，得到了其他成員的支持及認同；當他成為活動組織者後，從另一身份給予其他成員的支持及認同，因而擴大這個社群。不過社群的會員之間也不一定是互相支持，亦有可能因為不同的價值而互相排斥。

在很多受訪者口中提及的非常重要的「會所」，原來經營上充滿困難。Zila表示，「2002年7月在會所剛租下來初期，由於資金不足，家具都靠會員轉贈，音響、電腦都有人送，不過梳化（沙發）就要買了。當時人很多，每人夾一千元，後來人每個人夾三百元，最高峰有17-18個會員，大約也可以分擔租金的八成，我也投入了三萬元左右，那時預計也可以維持一年吧。那時每逢生日或中秋等假期都有party，有些愛玩的會員，還在後樓梯打CD war game。由於太累了，我們交了給一個會員幫手打理。農曆新年時，那人收了會員們兩個月的租金就逃了，我們與留下的會員商量，大家再付錢交了租。後來只剩下六、七會員分擔租金，到了第十個月，發現真的不能支持下去就算了，很多東西都掉了，會所一直堅持至2003年8月。2003年9月網站也同時結

束。結果也不是太失望，我也是樂觀的，或者是賭仔心態，不會怨人。W說，我們勞心勞力，可是他們總是在怨，完了也好，讓大家明白不是一定存在的。我覺得需求是有的，因此到了2003年開設了CD Paradise網站，架構版面都一樣，內容性質不變，直至2005年左右。」現在，第二代會所又出現了，現在大約有15-16人夾租，再次出現會所及網站並存的時候。「其實會所有也有其功能，從前是沒有地方讓你磨練，因為沒有人與人的交流。當時（易服）水準不是太高，可以pass在街上走動的只佔十分一。怎麼可以跟現在比呢，隨便一個都可以出街了，他們都是操練回來的。有了會所，多人聚在一起，多了人pass。現在那麼多人pass，都是會所的作用。」

Joanne在2005年成為TEAM的會員，參與了兩年多。「TEAM的聚會多是飯聚，有一兩次是電影播放，那都是比較休閒的聚會。曾也有討論會務的，但大家的意見愈來愈多，有些人覺得不應有架構或既定模式，期後都沒有多討論了。後來製作了一份單張，還建了網站，不過自此也沒有太多聚會了。互聯網上有cdgal.com及T-sense兩個網站都設有討論區，讓大家有渠道可以發表，那些被稱為『殘肢相』的照片就是指易服後，沒有樣子的自拍照，也是很重要的。至於CD Family的會所意義更大，可以接觸到社群內的人。不過我自己對於會所沒有太大需要，因為當年我是獨居的。其實當年的組織者對社群很重要，因為有他們才有現在的我們。」

Cat表示，由於CD Family的會所是私人地方，一定要相熟才能上去。他第一次舉行活動是在大約2008年1月。「第一次的參加者大約9-10人。我覺得很少，以為有十數人嘛。報名時有十數人的，但還是有數人沒有來。由於場地要付訂金，沒理由舉辦

活動也要賠錢吧。那天由晚上7時開始，玩到11時多。主要是聊天、談扮靚心得、CD了多久等。第一次來的人全都不認識。如果有記者？我覺得也沒所謂啦，至多我不出街了，躲回內地一兩年，其實那裡只有幾位CD，沒有多少新聞價值吧，我們又不是辦淫亂派對。2008年至今，舉辦了十多次聚會，最多有四、五十人來了，我很滿意。最好的一次有廿多人來，最緊要是有些前輩都來了，Zila還帶了洪朝豐（一名前藝人）來。其實最重要是讓參加者知道是同一群人，令他們安心。」不過社群也有些地方不一定互相支持，Cat覺得「Pass一些可能會好一點，就算有朋友後來知道了，都會說真猜不到喔。不過這不是說長得漂亮才多朋友，因為pass去那裡也方便一點，做甚麼都可以，所以圈子中不夠pass的就沒有太多朋友。不過這些事是十分個人，是否一定要CD了才願意出來呢，平日沒有CD也可以吃飯聊天呀。其實圈子內像我這樣想的人不多，我舉辦多了活動，才漸漸發現TS、TG、CD，各樣都分兩派。CD有些是豁了出去的外出，但也有些pass的都不可以出外。TG呢，有些是一股勁兒很努力地計劃做手術；有些常說做動手術的，現實上，卻又因為太多困難而不能夠做。」

提到跨性別與易服及變性者之間的不同，Zila亦有分析：「TS與CD有衝突，因為那些將會動手術或排期動手術的TS，都當自己是女人，那種有不幸的女人，有種排斥CD的潛意識，變裝大家庭（即CD Family）被戲稱為變態大家庭。在論壇上，CD沒有排斥TS，但TS來到就單單打打。比如有人想服用女性荷爾蒙，就被罵是犯法。我尊重言論自由，管理員只是球證的角色，也不參與這些爭吵。」

TEAM曾經組織了10-15次聚會，不過現在較少聚會了。Sam

Winter認為是地點的問題：「因為從前的聚會，都是由其中一個會員借出私人地方，地點很安全，現在沒有地方舉行活動就較難有聚會了。我記得2006年的IDAHO（國際不再恐同日香港區集會）活動，當時只有我和Mark（Sam當時的一名教學助理，也協助TEAM的運作）在派單張，沒有一個會員來幫手，但我們不是跨性別呀。」另一個問題可能是語言，Sam Winter早於2001年認識跨性別女性Jessica Park，漸漸在網上聚了一些人，並於2002-2003年間有2-3次聚會。後來由6-7名成員決定成立TEAM，最多有15位成員參與聚會，成員也有近50人，名單收集為一個電郵組方便聯絡。早年除三名外藉人士外，以中國籍的跨性別女性為主，不是有太多跨性別男性，可能由於他們的生活融入比較沒有問題吧。

### 3.7 歧視與權益

對於跨性別社群，歧視有多嚴重呢？

Joe認為歧視是有層壓式的，由政府以至市民大眾都歧視：「最討厭聽到有人說變性等於變態，去變性？真是玩到沒有東西可玩嗎？」Joe回憶2003年，「手術完成後到政府部門換新的身份證，負責的職員知道他是因為變性後要換證，跟著就有很多職員在他身邊出現（偷看他）。也有一次由於身體不適，夜半時分需要入醫院急症室，護士知道其身份後，不斷有十多廿名職員在他身邊偷望。曾聽說有師兄因為胃痛見醫生，醫生竟然叫他脫褲子檢查。」他覺得政府是歧視之首，視他們為殘疾人士，又不讓他們結婚。

Lennie也非常肯定地說：「香港跨性別所受到的歧視是存在的，生活也辛苦，家人接納難，雖然親密關係及工作又未算不接受，家人的接納反而最困難。我覺得TS的出世紙（即出生證明書

的俗稱) 必須容許更改性別, 因為如果別人知道會被視為精神有問題, 歧視由此出現。雖然主流思想已經寬鬆了, 但說到婚姻或法律保障等便會收緊接納程度, 例如保險的受保範圍和醫療的保障仍然不明, 作為一個跨性別人士, 仍不知什麼才受保。」除了手術後, 在Real Life Test期間, 她認為也有很多時候易受歧視: 「例如當時身份證未改性別, 人家不知叫你是先生還是小姐。例如使用公共設施也會出現很多尷尬事情, 故transition階段(意指決定改變一個新性別的那一段過渡時間)的障礙很大。我覺得醫院管理局可以提供配套幫助, 即使身份證未可以改, 也可以讓他們申請臨時身份證, 使用公共洗手間時不會被歧視及觸犯法例。雖然現在可以拿醫生證明書, 但臨時身份證始終較方便。又例如看醫生時, 未必會跟醫生說明自己是變性; 又如公共設施, 如果是trans 但又不做手術便難使用公共設施, 尤其是會所的。我個人在transition階段曾試過到舒適堡(一家健身中心)健身時, 職員強行給我女廁鎖匙, 後來我離開時才知道我的性別, 又要解釋一番才讓我離去。變性後健身中心說不讓我保留以前的優惠(因為那時是男性), 又要我重新解釋一次才提供優惠。例如匯豐銀行的文件以性別稱呼, 可是戶口、支票、信用卡等由不同部門負責, 全都要我逐一致電更改, 我實在不想別人知道, 覺得這樣很不方便。」

Joanne認為仍然有很多人認為跨性別是變態和精神病, 她個人遇到最大的歧視是來自教會: 「我已經脫離了那個教會四年, 牧師認為決定做手術是斷定神的創造出了錯, 是對信仰的挑戰。因此如果堅持做手術就會被取消會籍。我覺得牧師有這個定義, 只決定了人由身體組成, 可是人應該是由身體、心靈和靈魂組成的。某程度上他們覺得性別認同障礙是一種病, 用信仰作為出發

點去歧視我。牧師那時向我說，教會不接任納的。」Joanne覺得針對性別認同的歧視法是非常重要因為不需要被定義為殘疾<sup>3</sup>，如果立法，社會也是對跨性別的一種認同。「對於TS來說，最重要的需求是完善的醫療支援，而對於CD的歧視，就要有更多的社會教育了。」

關於被視為變態的看法，Cat也有類似的感覺：「其實十個有九個人都會覺得跨性別是變態，我的朋友雖然接受我，但當在街上看到一班跨性別出現時，都會說接受不來，還說那樣不是歧視他們。」談到希望香港政府有甚麼改變，Cat說「結婚和出世紙都很重要，如果做了手術又不讓他改變出世紙上的性別，那有什麼分別呢？就算不能改變出世紙，為甚麼又不容許結婚呢？另外，現在如果不能用男女廁所，便需要用傷殘廁所。其實傷殘廁所的門牌，可以標明男、女及傷殘人士都可以使用，那就不會被別人指責佔用傷殘人士的設施了。」

MoMo表示自己有幸未遇到太多歧視問題，身邊的同事、朋友也會為她護航。不過對於權益的爭取，她也提出了數點：「結婚方面，目前的政策是很有問題的，如果做完了手術以後可以跟女性結婚，但香港並不容許同性婚姻的，那就是大家都不能結婚了。第二，如果不幸被強姦，對方只會被控告非禮！第三是廁所，如果在手術前去女廁很尷尬，如果被發現，被起訴的機會可真不少呢。因此最好是有無性別廁所，這樣就能解決實際問題，為大家帶來方便，自己也不用擔驚受怕，可以在入內換衣服，不過這個概念是錯或對我也不太肯定。至於政府對於性別認同障礙

---

<sup>3</sup> 指現時香港已經通過的「殘疾歧視條例」，保障範圍包括精神病人，因此被視作精神病的「性別認同障礙」病人所遇到的歧視亦受到保障，但當事人必須被確診有此病。

的醫療政策，其實現在是非常不清晰的，那些精神科顧問醫生甚至不懂如何轉介。我覺得應該明確點設立一個制度，現在只是看個別醫生評估該病人是否需要動手術，應該有一個中央處理機制處理，醫生們都有清晰的指引如何跟進個案。」

與同志在香港受到的歧視相比，焯焯認為對於跨性別的歧視更嚴重：「很多香港人覺得跨性別，特別是MTF都是變態的，就像十多年前覺得『搞gay』（對同性戀的俗稱）是變態一樣。現在香港有很多僱主都接受同志員工，但大眾應該仍然不能接受易服。最嚴重的歧視都是制度上的，比如不被聘請。曾經有一位CD朋友，沒有易服時到一家連鎖店買女裝，然後再到男裝部買男裝，他拿著先前買了的女裝進入試身室打算試剛看到的男裝，卻被售貨員喝止，相信是該名售貨員以為他是打算試穿女裝吧。」

Zila認為香港最歧視CD的人其實是自己，總是覺得自己不夠漂亮。「我想是恐懼大於歧視吧，易服很怕讓家人知道，其實同事和朋友知道了也會覺得驚。很多報紙上報導的風化案，令大眾人士想起男人CD就等於他們是風化案的作案者，因此CD都會很小心收藏這個身份。不過CD在生活層面上影響沒有那麼大，沒有太大問題，因此CD沒有動機出來爭取權益。」他認為網上有個平台，或能到大學分享，可以發表意見，起碼可以平衡報紙的負面形象。

### 3.8 對未來之期望

Lennie認為香港欠缺全面的法律保障：「可以有法律保障更好，例如遺囑安排物業、安排評稅、申請居屋、領養、善終服務等，因為跨性別者與家人關係已經不好，已經受到歧視，未能叫他們顧及自己的身後事，如伴侶有法律身份去進行便好。」

MoMo表示最想做的工作是公眾教育，因為她是一個可以走出來的人，可以為圈子出一份力。她現時沒有家庭負擔、沒有朋友的顧慮，有這樣的條件應該站出來。不過公眾教育可以做到何時呢？「目前是一直做下去，再下去是做什麼呢，暫時未想到。但現在我會繼續，不過公眾教育的方法有一定困難，比如始終比較被動，只能等那些訪問你的人來找你。而且香港的流行話題轉得太快，天天有新事，一個話題也不能談太久。」

焯焯認為公眾教育除了有教育意義外，亦是爭回說話權：「當然需要多些公眾教育，在大眾媒體上爭取更多跨性別朋友可以出來講自己的故事，比如到立法會都會與Joanne一起去，讓論述上多一點正當性。其實Joanne他們也是跨性別圈子中被人認識的，可以做個榜樣，其他跨性別朋友看到一個自己的朋友出鏡也沒事，令大家覺得自己也可以做到。」

「你看即使我們玩facebook，登記時也要填寫性別，但為甚麼人們需要查詢別人的性別呢？」Sam Winter指出我們正處身於一個非常著重性別的社會中，從宏觀一點看，他希望將來是如此：「我想是比較直接一點的，所有跨性別朋友不用醫療證明，就可以更改性別，就像在英國，那只是需要你在行政上遞交文件。我希望人生中可以看到兩件事發生：一是爭取性別的合法性；二是爭取一條性別認同的歧視法通過。跨性別遇到的歧視是遠遠超越我所想的，其實每個人身體上也有點問題，但這些人都可以生存下來了。跨性別的問題可以從少少的改變開始，比如在診斷是可視為是因為身體與心靈的錯配，即我是一名女性但我對自己的男性身體很不快樂，因此是一個生理學上的問題，就像雙性人(intersex)一樣，而不是精神科的問題。漸漸再讓更多人了解，這不再是一種「障礙」(disorder)而是一種狀況

(circumstance)，就像懷孕一樣，需要醫療支援。」

## 4. 社群發展之分析

### 4.1 跨性別定義與發展

有關由西方的精神病學者及傳統醫學系統下，對於性別認同障礙及跨性別的診斷及醫治方式，已經有愈來愈多的學者表示，這些定義並不能真正回應跨性別者的需要(Brown and Rounsley)。亦有提出，精神醫學主導了跨性別被視作精神病及生理異常的根源(Califa)。所謂「性別認同障礙」其實是基於性別只是二元對立的假設，而醫治方法就是透過性別重塑手術作出修正，這種「診治方法」引導跨性別社群以「是否做手術」作為尋求治療的優先考慮。

從訪談中可見，受訪者對跨性別、易服、變性的定義各有不同見解，也代表著背後的一套假設及理論，影響了在組織活動時的方法。傳統上認為出生時的身體是天生的，男女兩性二元對立，如果出生時的性別或身體出錯了，便需要借助醫療技術去修正。像性別重塑手術，其實是由一個性別，轉移到另一個性別之上。這種糾正錯誤的身體，與正確的性別吻合的看法，實在仍然維繫著性別僅出現於男女兩性的二元觀點。為此，變性及跨性別僅是一個短暫的過程，而非一種性身份或性別，由此而來的，就是對於定義之不越雷池的精確定義。而社群活動便有需要為不同的人的需要而分割，並區分出不同身份的人，以繼續維繫這些傳統性別價值。

由於互聯網的興起，跨性別社群得以從不同渠道收集及學習相關資訊，認識了更多不同性／別表現的圈中人，發展出不同

的性別身份。以往清晰的性別界線漸漸變得像「傳說」一樣朦朧，彼此的性別身份流動而多元，活動的組織對於新會員的設限亦漸漸寬鬆。有組織者甚至覺得應該重新定義或再創造論述，如 Joanne 表示：「對於將來的運動發展，有一件事我很想做，就是增加在華人社會的跨性別論述，希望令那些討論更本土化及平民化。比如我很想將TS和CD的分別重新演繹，TS是形容其心態多於（但不止於）其行動，所以TS分為pre-op、post-op及 non-op（意指沒有打算進行外科重塑手術的），而不會因其有否進行過性別轉換手術而決定其獨有身份。CD則是敘述其行為或生活模式多於界定其實質心態。易服者之稱謂通常是指恆常有易服行為之人士，但不是易服者的人士也可偶爾做易服之行動。重點在於兩者之中的流動性及多元性，而不是做其二者之定義及分類。而基本上TS及CD均具有其特定之模糊性於其多元社會意義之中。我本人會比較喜歡採納以下之中文翻譯，以突顯兩者之中的共融及通性：TS = 易性（別）者 / 變性（別）；CD = 易服者 / 變裝。」

#### 4.2 社會排斥作為一個過程

跨性別社群經常遇到不同制度上的社會排斥，比如雙性 (intersex) 嬰兒早於剛出世時就被迫「修正」其性別（〈嬰兒性徵模糊 陰陽人個案增〉），進入二元的性別制度，雙性人彷彿不存在於社會上。一個非男非女的人，更不能得到一個合法的性別。易服面對的歧視問題可能較其他跨性別者少，因為易服被視為一種興趣、短暫出現；但當易服者出現於公共空間，市民大眾的接受程度仍然非常低，除非不被辨識出來。

受訪者普遍認為跨性別受到的歧視是嚴重的。有些人指出，那可能是個人問題，如扮裝不夠像女生不夠pass、或樣子不美卻

又易裝外出、又或指出那是因為歧視者的學歷不足，對跨性別等不認識不了解。這個分析有機會使得社會對跨性別的歧視，化約為個人問題。以致認為如要解決歧視問題，可以透過個人的努力去處理，比如打扮更像女生更漂亮、如未決定做手術的應該認真考慮、不能夠pass應減少外出到公眾地方等。

Joe在訪談時提到，外間對於跨性別的歧視直接使社群隱形：「我看到師兄都是隱藏得好緊要，做了手術後就不會再提起。他們會提醒我不要在接受訪問時，詳細提及手術後的特徵，如果說了，就會容易被人認出，他們會致電來罵我，因為我對他們有好大威脅，所以每次即使接受訪問也是不見樣子沒有照片的。」Joe指出歧視是源於社會問題，如果早點在學校時已經學習了解，就會明白這種事很普遍，歧視也會減少。

Joanne更以電影《無間道》（即臥底）來形容：「對於主流社會，跨性別很隱藏的，好像無間道一樣，沒有人看出他的身份，但又不能分割於這個社會，社會都不會看到他們。社會普遍看到同志，卻看不到跨性別，好像還是覺得只有泰國才有，很多人還以為香港是沒有變性手術的，跨性別好像距離一般市民很遠似的。」

跨性別社群被人感覺隱藏，乃是長期受到社會排斥所致，這種歧視是源於制度化的問題所致。社會排斥是一個長期發生的過程，意指社群在經濟資源上、社會關係上、心理上、政治參與上和文化上的長期匱乏，那包括了資源不足及被剝奪應得的資源、人際關係及權利。

跨性別社群長期將自己定位在生活於主流社會外，面對主流社會的侵犯時（如被記者偷拍、遇到被歧視等），顯得處於脆弱的環境之中，而且由於害怕被進一步侵犯，而漸漸退到更邊緣化

的位置上，跌入永久被排斥的困局之中。這種困局有如個人跌進泥沼之中，單靠一己之力其實是很難逃脫的。

相對於同性戀恐懼症，跨性別恐懼症(transphobia)同樣來自對跨性別社群的恐嚇及污名化，這是歧視的根源。當跨性別恐懼發生在個人層面，象徵著大多數人並不能接受別人在性別表現上的不同，視他們為錯誤或病態。當跨性別恐懼發生在制度上時，便會帶來更深層而複雜的制度化歧視，解決方法也是從法律及政制入手、還有醫療制度、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以至家庭價值觀等。

#### 4.3 社會資本：包容與排斥

跨性別組織者能掌握多少社會資本，以協助解決歧視呢？社會資本理論認為，透過社會網絡獲得的人際關係，其關鍵在於彼此的信任。跨性別社群當中也有互信或不信任的情況，有時合作、有時包容、卻又有時排斥。會員在加入社區時，受到某程度上的規範及控制，或稱為社群內的紀律。如有些網站容許討論服食荷爾蒙，但有些會員會認為不適宜討論，並設立一些規條，如打算服用必須年滿歲數、及已對自己的性別有一定的肯定；例如在某些社群會對交友有一定的要求等。

會員可以從社區中得到很多有用的資訊，如哪一位醫生較好、哪裡可以進行較佳的整容外科手術，亦可以獲得會員間的支持或反對。

不過這種種聚合的社會資本，因為資源不穩定（如會所欠缺資金不能營運）、不能站出來（願意在網上留言討論，網站最高同一時間有三百人；而出來聚會的人其實很少，聚會最多也是十數人）、在社會上遇到歧視而氣餒（如Louise事件）、甚至主動離開這個社群（手術後不想再提起，重新過新生活）、信任不足

（如跨性別、變性、易服三者之間有時不互相認同），亦使得社會資本傾向不穩定。

#### 4.4 拉闊性別解決困局

跨性別被歧視的問題，在於社會不能接受或恐懼男女二元兩性以外的性別表現，這種二元對立帶來的緊張及焦慮，除了增加公眾教育認識跨性別外，我們還需要建立一個容納不同性別表現、容納差異的社區；及消除對跨性別的那種視若無睹的負面定型，讓跨性別社群能得到真正公平的對待（而非視為病態化，關心他們是否被醫治好）。一個容許不男不女、非男非女、男與女之間、或任何性別表現的社群，才是解決社會排斥的辦法。

#### 4.5 小結：一個開放式答案，社群未定型

訪談的八個個案，對於跨性別的定義提出八個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既有互相呼應，亦有互相質疑或否定，在在顯示跨性別社群的現實：不確定、流動、複雜而多元。這種複雜而不確定，有可能弱化跨性別社群的社會資本。不過其不確定性也同時帶來無限機會，這是由於社群未定型，而會員的參與亦不穩定，以致阻礙跨性別社群組織者凝聚力量，從而影響公共政策。

跨性別社群源於不同的社會排斥機制，被長期地剝削了正常的社會參與機會，直接及間接影響了他們與主流社會建立的人際及社會網絡，長期失去重要的支援，包括來自朋友、同學及同事、家人等的支援，處於一個非常無助而不能單靠一己之力逃脫的環境之中。

對於未來是否能永續發展，這裡變成了一個開放式的答案，尚要觀察社群之間是否能增加包容性、互相與凝聚力。跨性別社群，無論是來自互聯網或現實世界，如能積極培育成員，開放討

論空間，容納多元性別表達，將有機會累積更多社會資本，減低社會排斥帶來的負面影響。

## 5. 跨性別人士受歧視個案

跨性別人士正不斷挑戰主流文化，即如生而擁有男性的身體時，就應當是男人，而非另一性別或第三性別。今天，性別認同與跨性別人權問題，已經受到國際關注。雖然跨性別人士可藉由香港之殘疾歧視條例而受到保障，因性別認同障礙屬於精神病之一種，但受訪者仍然表示，他們在家庭、住屋、工作、建立事業、參與社群活動時，亦經常面對歧視。最壞的情況包括言語侮辱、或理由不明地失去工作、及其他參與活動的機會。

本研究同時訪問了曾遇到嚴重歧視情況的跨性別人士，其中兩個個案為就業歧視，第三個個案為宗教歧視。就業是其中一個最明顯被嚴重歧視的部份，通常發生於升職（特別是在接受治療時）、尋找工作、及工作間的歧視。而且不論在公司的職位是高或低，同樣受到影響。

### 5.1 個案一

名字：欣琴

職業：志願團體義工

性別：TS女性

發生時期：由2008年年底至2010年2月

手術狀況：2010年4月完成手術

#### 僱傭歧視 由Real Life Test開始

欣琴為某公司部門主管，屬下近三十名員工。於2008年年底開始被稱為Real Life Test的真實生活體驗，計劃在返工時穿女

裝，及向上司表明其變性的意向。上司一直表示同意，人事部亦稱沒有問題，但表示先要處理如何「上廁所」。

2009年3月，上司卻沒有簽發年度表現評估，更對她的表現表示不滿，即年停發花紅。至同年5月份，公司以其部門與另一部門合併為由，取消其職位。欣琴作內部調職，申請了近廿份工作均不獲批准。要求公司保留其職級，亦只回覆或會考慮。

欣琴感到被玩弄，因此直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直至2010年2月，在平機會安排下與公司開了調解會議，會議上，公司表示可以在內部找工作，因為最近她的表現良好，可以保留從前的職級，不過估計公司已經將她列進黑名單，不可能在內部找到新工作。欣琴決定索取賠償離開。

### 「我的公司只是表面開放」

欣琴在那一段有工返沒事做的日子，表示那時不算太困擾，反而是精神科醫生很緊張，囑她有事要回去覆診。至於下屬們都是支持的，反倒是和她的平輩、差不多職級的同事卻避開她，以免影響前途，後期更是孤立了。

已於2010年4月完成手術的欣琴，回憶其公司的處理手法，感到對她非常不公平，僅是表面裝作很開放，其實並非如此。「公司一直不願意和解，即使平機會表示這是違反殘疾歧視條例，公司之答覆卻是因為公司政策列明不會歧視跨性別人士，因此堅持沒有歧視我！」欣琴預計公司在其表明身份後，遲早會辭掉她，沒想到最後這麼虛假，仍然堅持沒有歧視，僅表示「公司改組很平常」。

### 歧視源於教育與宗教

被問及香港對跨性別的歧視是否嚴重，欣琴認為歧視是源

於教育程度及宗教信仰。她認為現時的歧視法，多數是處理工作上歧視，但仍有其他事情不能處理。她曾就助養一事投訴，原來單身男性不能助養女孩，助養機構還經常追問她何事才完成手術，也不讓她帶女孩外出玩耍。最後，這個助養的投訴也只能向GISOU（即香港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備案。

## 5.2 個案二

名字：蘋果

年齡：25

職業：文員

出生性別：男

現在性別：女，自我認同為「跨性別」

發生時期：由2008年年底至2010年2月

手術狀況：2007年開始見醫生，2008年獲醫生批准動手術

### 坦白不坦白 找工作也會碰壁

#### 公司A：坦白身份有壓力

事發於2010年3月底，蘋果在一家跨國公司的香港分區公司A工作已近四年，表現都不錯。當時正值部門重組，上司卻公佈另一位入職僅半年的男同事將升職，蘋果既不滿也有點心灰，私下詢問上司不獲升職之理由。蘋果還帶備一封由精神科醫生發出的性別認同障礙診斷書給上司看，以證明其工作能力不會因此受影響。上司表示，整個部門六十人也沒有對你的形象有任何評語。事後還有一次，上司私下在房間她，會否考慮移民外地生活。蘋果認為，那一刻雖然是友善，這個看法背後卻有問題，認為她生活很苦。

原來蘋果在入職數月後，每天雖穿恤衫西褲上班，唯獨留有一頭長髮。上司曾私下約見，叫蘋果改變髮型，暗示需剪去長頭髮，因為會影響日後見客人的印象，亦或會影響他日升職。蘋果聽後哭著說：「我又不是拿那樣東西見客，人家覺得我是甚麼就甚麼吧。」上司聽後不語。

2010年4月底，蘋果問上司，如仍以GID身份在此工作，公司會否有相應措施協助。上司回答她是沒有，因為管理層不可能為了一個人，以建設一個數十萬元的傷殘廁所，同事亦不可能接受。期後，所有同事都得知其身份。蘋果感到很失望，因此辭職。蘋果認為，又不想如廁時嚇壞同事，卻又不給我傷殘廁所，是很矛盾的。

#### 公司B：獵頭公司不坦白

2009年11月時經朋友介紹得知該獵頭公司B有合適的工作，因此蘋果將自己的學歷文件、成績單及性別認同障礙診斷書發過去。經過約見後，有公司表示願意聘請蘋果，邀請她前往簽約。簽約前，蘋果詢問獵頭公司代表，是否已發齊相關文件，包括精神科信致該公司。獵頭公司表示，除了精神科信件外，都已發齊了。蘋果追問這真的可以嗎？獵頭公司表示：「在我們立場，是可以的。」

在半信半疑之下回家考慮了一個晚上，第二天，蘋果致電獵頭公司再三要求需連同該精神病信件給該公司。獵頭公司之經理更親身致電，查詢蘋果為何不肯簽約，並表示那封信可以稍後處理。

蘋果擔心該公司認為自己是女性，但附上的學歷及工作證明卻是寫男性，因此如果能附上精神病證明書會較佳，以證明她是跨性別人士，並需要相關之設施。經過三數次來往電郵及電話

後，蘋果最後以書面形式通知獵頭公司，如不遞交精神病信件到受聘公司，她將不會簽約。最後獵頭公司表示已遞交該信，而受聘公司亦表示沒有問題。但蘋果最後沒有選擇該公司，因不相信該獵頭公司有機會在試用期後終止其合約。

蘋果表示，原來希望在工作時坦白自己身份，也不容易。曾試過申請廿份工作，公司一般都說沒有問題，但是否真的沒影響就不知道了。特別是仲介公司，只為了將你介紹職位，寧願收起那封信都不說出來。其實坦白不坦白，在找工作時也會碰壁！

#### 公司C：聘書處理2個月

在2010年4月頭，蘋果帶公司C聘用，當時的她決定在見工時暫時將信收起，直至獲通知聘請才遞交，因此遂遞交該信件。由獲通知聘用至正式獲人事部通知上班，卻等了兩個月。期間，蘋果以電郵去信解釋其情況，讓公司C了解其現況。該公司的人事部主管來電表示沒問題，現在正找相關資料處理其情況。蘋果在這期間亦有致電查詢人事部，但該部門表示正在處理中，交代她如有新公司聘請便通知他們。期後，蘋果真的另有公司聘請，再致電追問，三星期後，始收到聘書，但抬頭仍是寫「某先生」。

蘋果曾追問多次，該公司曾表示，由於其職位有機會去不同部門工作，因此需要向不同部門的負責人聯絡。她不明白為何需要以兩個月時間，才完成其聘書？

#### 公司D：坦白身份後沒回音

2010年5月，公司D邀約由人事部作第二次見工，蘋果遞上精神病信及改名法律證明，該人事部工作人員表示：「你的名字是男仔呀！」並表示蘋果的情況處理，只要直屬上司部門沒有問題，人事部亦沒有問題。結果兩個月後，亦沒有回音。

### 5.3 個案三

名字：Joanne

年齡：47

職業：私人助理

出生性別：男

現在性別：跨性別女

發生時期：2004-2008年間

手術狀況：2009年5月動手術

#### 遇到最大的歧視，就是在教會

Joanne在信仰及性別認同上，遇到不少的歧視。她指出，一家已經脫離了四年的教會，對於她在性別改變一事上的處理方法就是「取消會籍」，即不再允許返教會聚會、投票等。牧師認為，變性手術斷定了上帝的創造出了錯；即神創造了男身，而卻後天改為女身。

「那麼連體嬰就不可以分割了嗎？」當年Joanne再追問牧師，不過沒有再得到回應。她認為，牧師這個定義只考慮了神創造身體，卻沒有再思考同時創造了Soul和Mind，其實神創造人應該包括三部份的。

「這個教會用信仰作為出發點來歧視我」Joanne表示牧師曾對她說，如做了手術，會籍就要取消了；但未做手術，則仍然可以返教會。她曾經很不開心，幸好未帶來很大的傷害。「在信仰上，我會將詛咒變為祝福。」她笑言。

長遠而言，Joanne認為政府應訂立性別認同歧視法，而不需要將此定為精神病。如果立法，對社會有正面作用。短時間內，則希望能組織一班人一起發聲，讓更多人看見跨性別的存在。

## 5.4 小結：

歧視及其所帶來的恐懼，孤立了跨性別人士與他們的親友及同事。歧視限制了跨性別人士的日常生活，簡單於外出購買或用餐、到教堂崇拜，也無法順利進行。歧視及對跨性別的誤解，亦令到跨性別人士在就業時面對很大困難。

跨性別人士經常被排拒於單性的設施，如男廁女廁、更衣室等，因此而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及工作，剝奪了人人擁有的公民權。

或許如Joanne所言，唯有立法制定反歧視法，才是最有效的教育之路。

表一：受訪者個案簡表

個案編號	受訪者	年齡	行業	出生性別	現在性別	參與跨性別群體多久	所屬團體
001	Cat	26	收銀員	男性	女性	2008年加入，計劃進行性別重塑手術	跨性別資源中心發起人之一
002	Joanne	47	私人助理	男性	跨性別女性	2003年年底加入，已進行性別重塑手術	香港女同盟會幹事、跨性別資源中心發起人之一、CD family 及 TEAM 成員
003	Joe	36	服務性行業	男人	男人	2000年加入，已進行性別重塑手術	TSense FTM 版版主、TEAM 成員
004	Lennie	—	時裝設計	男	女性	2003年加入，已進行性別重塑手術	2005年性？無別！(Gender Concerns) 團體發起人之一、TEAM 成員
005	MoMo	普通	普通	親女	親女，會不會形容自己是跨性別：不特別去 label	2007年初參與跨性別工作坊，已進行性別重塑手術	跨性別資源中心發起人
006	Sam Winter	54	大學講師	男	男	年輕時曾 CD 不過亦滿意自己的男性身份、1995年曾經和一名跨性別女性交往	2002年成立跨性別平等與接納行動 (TEAM) 發起人

007	Zila	中年	資訊科技	男	男 CD	2002 年開始認識網友	CD family 發起人
008	焯焯	34	2 個民間團體的兼職職員	女	女有少少 CD 傾向，正和一位 CD 交往中	2002 年舉辦易服工作坊，其後在女同盟推動多項跨性別平權工作至今	香港彩虹幹事、香港女同盟會幹事、CD Family 的討論區級別身份是 Queen

表二：相關之跨性別團體及網站

團體中文名字	團體英文名字	網頁
	CD Paradise	<a href="http://www.cdparadise.net">http://www.cdparadise.net</a>
	HK CD Family	<a href="http://162hk.net.c25.sitepreviewer.com/hkcdfamily/forum2/index.php">http://162hk.net.c25.sitepreviewer.com/hkcdfamily/forum2/index.php</a>
性？無別！	Gender Concerns	<a href="http://hk.myblog.yahoo.com/genderconcerns">http://hk.myblog.yahoo.com/genderconcerns</a>
跨性別平等與接納行動	TEAM, Transgender Equality & Acceptance Movement	<a href="http://teamhk.org/">http://teamhk.org/</a>
跨性別資源中心	Transgender Resources Centre	<a href="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74554438308">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74554438308</a>
香港女同盟會	Women Coalition of HKSAR	<a href="http://www.wchk.org">http://www.wchk.org</a>

## 參考文獻

- Baird, Vanessa 《性別多樣化：彩繪性別光譜》。《The no-nonsense guide to sexual diversity》。台灣：書林，2003。
- Bilodeau, Brent L. & Kristen A. Renn. "Analysis of LGBT Identity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New Directions for Student Services*, 111 (2005): 25-39.
- Brown, M. L., & C. A. Rounsley. *True Selves: Understanding Transsexualism for Families, Friends, Coworkers, and Helping Professional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6.
- Califia, Pat. *Sex Changes: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 San Francisco: Cleis Press, 1997.
- McMillan, D.W. & Chavis, D.M.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 (1986): 6-23.
- 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1995): 65-78.
-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Rubin, Henry. *Self-Made Men: Identity and Embodiment among Transsexual Men*. Nashville, T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hapiro, Eve. "Transcending Barriers: Transgender Organizing on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Gay & Lesbian Social Services* 16.3/4 (2004): 165-177.
- Whelan, B.J. & C.T. Whelan. "In What Sense is Poverty Multidimensional?" in Room G. (ed.) *Beyond the Threshold*. Bristol: Policy Press, 1999. 29-48.
- 黃洪。《困局、排斥與出路：香港「邊緣勞工」質性研究》，樂施會，2001。
- 〈易服癖男子變性無期一燒炭自殺〉，《香港成報》，2004年9月22日。
- 〈嬰兒性徵模糊 陰陽人個案增〉，《香港明報》，2010年8月6日。

